

带，促进社区文化活动，积极调动市民参与，是公共图书馆加强凝聚力，应对颠覆性挑战的有力“回击”。就这个层面而言，徐家汇书院、徐汇文旅勇敢迈出的创新步伐，值得人们肯定。

邀君碧海游

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，由唐玄宗颁诏、位于洛阳明福门外的集贤殿书院(原名丽正书院)，是官方最早称为“书院”的机构，相当于一个国家大型图书馆。而沉迷“风雅宋”至无法自拔的作家吴钩则声称，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源于宋朝。“宋朝的图书馆数目并非少数，而是形成了一个覆盖面极广的图书馆网络，既有国立的藏书机构，也有地方性的公立藏书楼，还有由寺观、书院建造的图书馆，以及一部分供借阅的私人藏书楼。”相对没有争议的是，筹建于1909年的京师图书馆，开了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河。

再看西方。恺撒向往一个“前所未有的图书馆，可以与托勒密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匹敌”。帝国时期的统治者，包括奥古斯都、图拉真、哈德良大帝等，继承了前辈的遗志，纷纷造起了自个的图书馆。知识，真相，权力——罗马王们把图书馆与神庙联系起来；中世纪的图书馆，索性被教会把持，常和抄经所、神学院合二为一。安伯托·艾柯在写《玫瑰的名字》前，也许回想起了16岁时的一次经历：“我穿过中世纪的画廊，进入一间图书室。读经台上摆放着一本《圣人行述》。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中，我翻阅着那本大部头的书，几线阳光透过彩绘玻

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



璃窗照进来，我当时一定是感受到了一份特别的震撼。”后来，艾柯在《玫瑰的名字》里化迷宫般的图书馆为宇宙的中心，“一座没有藏书的修道院，如同一座没有财富的城市，没有名望的城堡，没有炊具的厨房，没有食物的餐厅，没有植物的菜园，没有花草的草坪，没有树叶的树木”。

但是，无论是东方的“书于竹帛”，抑或是西方的纸草质地、外封彩套、收于卷轴，都更像是某种“圣物”，某种隐私的藏品，贫贱庶民一辈子别指望能摸着，恐怕也就顶礼膜拜的份儿。只有当技术发生了革命，时代发生了进步，经卷演变成小开本，文化知识从秘府走向大众的书架，自我封闭的书籍才真正流通开来，今人提倡的公共图书馆里的全民阅读才不是呓语幻想，弥尔顿说的“书不总是死物”、雨果预言的“书籍将杀死建筑”(纸印的书将比石盖的楼传播得广、流传得久)，才那么振聋发聩。

在拜访徐家汇书院之前，记者带着“也许有拉斐尔《雅典学院》、叶芝《驶向拜占庭》恢弘感觉？”的心理预期。不过，在书院度过大半天的时间后，记者也承认，其实自己并不特别在乎光鲜幕墙、新奇造型和壮丽规模，作为读者，我们在乎的是公共图书馆称职、贴心的设施和服务。徐家汇书院的人文关怀，能够与市民游客在感情上产生更为深刻的化学反应。

毕生都在图书馆工作的博尔赫斯咏道，“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”，说“我知道我命中注定要阅读，做梦，哦，也许还有写作。但这并非我非做不可的事。我总是把乐园想象为一座图书馆，而不是一座花园”。不错，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吧。英国作家道格拉斯·亚当斯(以《银河系漫游指南》系列作品出名)曾经做了个比喻，在Kindle出现的20年前，实体书就像鲨鱼一样了。鲨鱼是一种比恐龙都要古老的生物，它们到现在还能存活，是因为它们比其它动物更好、更坚强。实体书同理。实体书属于图书馆，仍然为阅读者所需要。即便轻薄的电子书籍日渐受宠，即便斑斓图片与喧闹短视频当道，我们依旧选择相信：岁月流转，树轮、木浆、纸张的世界，图书馆的明天，不是没有灿烂希望的。

相信阅读，相信实体书，相信图书馆。相信从宫廷藏书、士大夫/贵族私人藏书到公共图书馆再到百姓小书房，最理想的状态是返璞归真，最理想的图书馆就在市民朋友的家里。窗外新月一钩，屋内挑灯一盏，除却我与书，天地万物无。

上海是海，书海是海。

读书人是扁舟一叶，甘愿永远停靠，碧海的怀中。■